

18.14



泸溪文史

第五辑

90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湖南省泸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yt100B6

泸溪文史

第五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泸溪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90年8月

- 审 稿： 侯自佳 罗同祥
刘本平 谭振群
- 特约审稿： 周定方 周克之
廖子森

泸 溪 文 史

第 五 辑

(内部资料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
泸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邮码：416100

主编：谭振群

责任编辑：谭振群 刘本平

湖南省保靖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mm 1/32 印张：5.5 字数：133
印数：1——1200册 印刷：1990年10月

湘州文准字（1990）第331号

- 主 编： 谭振群
- 责任编辑： 谭振群 刘本平
- 审 定： 侯自佳

泸溪文史

目 录

第五辑

· 人物春秋 ·

- (1) 省议会副议长王上仁……………刘本平
(4) 回忆先父周明良……………周定方
(8) 忆石晋街老师……………周定方
(12) 反日反共反官僚
——龚德柏的一生……………谭振群
(62) 梁荣铨其人……………杨昌友
(67) 雕塑艺人刘秀……………姚本觉
(70) 访辰河戏名师陈依白……………刘本平

· 抗日烽火 ·

- (72) 忆南京守城战……………张良臣
(77) 身历长沙两次会战记……………滕久雨口述
(80) 爱国青年应征抗日……………王国兵
(83) 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在泸溪……………滕久雨口述
(85) 陆军第四十七后方医院在泸溪……………徐连增口述
(88) 军政部被服厂在泸溪……………廖子森
(93) 战时学生寒假服务队……………王国兵

- (96) 一所抗日救亡中的小学.....梁胜虎
 (98) 我参加青年军的经历.....瞿显干口述

• 教育史话 •

- (102) 从观澜书院到浦阳中心完小.....刘升焜
 (105) 志在“建湘”与“兴华”.....刘本平
 (108) 边远山区教育事业的拓荒者.....张金煌
 (112) 开山区新学之先河.....邓宗禹
 (115) 红土溪乡的扫盲情况.....向明玉

• 工商经济 •

- (119) 民国时期武溪镇商业琐记.....唐祖盛
 (124) 解放前的泸溪印刷业.....廖子森
 (128) 解放前的泸溪造纸业.....廖子森
 (131) 从学徒到富商
 ——忆先叔父的发家史.....龙进保口述
 (134) 种红薯发家的吴朝宽.....梁胜虎
 (137) 我在后山试种双季稻.....李银成口述

• 地方名产 •

- (142) 盛夏“六月雪”
 ——泸溪白蜡生产介绍.....黄宝维
 (153) 湘西特产——浦市甜橙.....刘升焜
 (156) 名闻遐迩的泸溪斋粉.....王国兵

• 民族婚俗 •

- (158) 湘西仡佬的婚俗.....张永家

· 社会掠影 ·

- (168) 县城解放前的娼妓活动 李家柏
(171) 民国时期秘密的湘西吗啡 向明胤

· 往事追忆 ·

- (174) 浦市一支自卫武装力量 姚本觉
(178) 支援二野向西南进军 王国兵
(181) 我在贺龙部队当兵十四年 杨大坤口述

· 民主改革 ·

- (184) 追歼残敌 梁胜虎
(191) 浦市民主改革片断 雷建喜
(194) 忆土改文艺宣传队 向明胤
(199) 潭溪反霸斗争侧记 王国兵
(203) 智擒烟贩 雪谷
(206) 兰村冲击农会事件 呼必烈

· 补白四则 ·

- [61] 蜘蛛与胡蜂 [69] 蜈蚣与蟑螂
[76] 青蛙群聚奇观 [205] 三人合抱大树倒地三年复起立
(210) 编后记 编 者
(封底) 征稿启事 泸溪县政协文史委

· 封面照片 ·

- 湘川公路奇观——泸溪能滩吊桥 刘本松

省议会副议长王上仁

刘本平

王上仁，祖籍江西省高安县，出身贫寒，其父王洪茂为生计所迫，十几岁从江西到湖南沅陵当银匠学徒，后定居泸溪县浦市镇，以开银店为业。

王上仁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有兄弟二人。王小时在浦市秀才陈大浩处读私塾。少年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工诗词，善作文，清光绪年间中秀才，后考贡生，写的文章被人偷去，因此未考取，曾十分痛惜地咏叹道：“可怜心血都耗尽，为他人做嫁衣裳”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阴历六月，其父王洪茂病逝。同年同月，年仅22岁的妻子毛氏（浦市人）及两个女儿（大女，一岁半，小女未满周岁）也先后病死。王上仁悲痛万分，乃赋诗悼念亡妻：

“一曲离鸾怅断弦，
声声叹息奈何天。
泣将玉钗环卿臂，
誓结来生未了缘。”

后来，王上仁只身赴辰溪开银匠店。与此同时，王关心时政，广交朋友。续弦浦市人姚洁，生有独子王元亨。儿子七岁时，就将其与辰溪友人张乃武（1926任泸溪县长）之女张

奠定下终身。辛亥革命成功后，王积极参与地方反正后的各项活动。

王上仁为人正直善良，同情穷人，常行善事，穷人上门乞讨，忙叫家人快送，不许怠慢，常以斗米（20斤）相送，旧衣服送了无数件。因此深得地方人士敬重。

1913年王上仁被选为省议会第一届议员，1922年1月，湖南公布“省宪法”，各地选举新的省议员，泸溪王上仁、文一元、陈大胥被选为省议会二届议员。王同时当选为副议长。王赴任前，闻有人欲拦道谋杀他，乃半夜乘船偷偷而去。

到长沙后，住谭延闿公馆，每月薪水240元大洋，有侍者四、五人。王将其弟王上义全家接到长沙住了两年。时赵恒惕主湘，高唱“联省自治”，王与之有共同政见，乃撰文唱和，因文笔犀利，且善言词，故深得赵赏识，两人交谊甚厚。北伐战争打响后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攻占长沙，赶走了赵恒惕，赵去了上海。后唐部被赵部打退，王上仁赴武汉接赵恒惕从上海回湘，刚上兵舰，北伐军又突然打进长沙。1926年3月，赵恒惕被逐出湘，去了上海香山“念经”避难。王上仁为逃避蒋介石杀害，遂携家逃回老家江西高安县独城乡，秘密住了四年，直到1931年阴历九月才到长沙，住了半年后，于1932年阴历四月回浦市。1933年正月，应辰溪友人朱叔涛等大商户之邀，到辰溪教了两年私塾。1935年因病回浦市。

王在长沙任职期间，为泸溪、浦市争得不少赈济款。常有家乡人向他借钱，他有求必应，还打发路费。

王为官清廉，当一届副议长，两袖清风，他常说：“积钱于子孙，不如积德于子孙”，“养儿胜过我，要钱做什么；养

儿不如我，又要钱做什么。”

1933年阴历八月，王母去世，葬礼十分隆重，赵恒惕送了挽联，社会各界送的挽联达两百多幅，送丧者上千人。

1936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，王上仁因患支气管炎在浦市去世，终年63岁。妻姚洁1944年因牙病去世。儿子王元亨，上海光华大学外语系毕业，1948年去台湾，1973年病死。

（本文经采访王上仁的儿媳张璟老人、又参考《泸溪译志》、《泸溪县志》等材料写成。张璟81岁，退休教师。）

回忆先父周明良

周定方

座落在泸溪一中校园内最高处那栋砖木结构的陈旧的小楼房，如今是教师的宿舍，而昔日它是县城仅有的一栋“小洋楼”（当年百姓这样称呼）。楼下正中进门口，上嵌一石匾，刻有篆体“省心”二字。自1945年11月到1949年2月，该楼是泸溪县参议会的所在地。楼上分为两间：小间是会议室，大间为办公室。楼下中间是客厅，右厢房是先父任参议长时的卧室，左厢房为文牋的住处。几十年来，每当我来到这里，总要在楼前徘徊一阵，寻觅那逝去的童年的梦：我常在楼下石级两旁的梧桐树下拾叶子上长着的梧桐籽，在树枝上拊鸟蛋，在先父卧室的沙发上躺着，听他讲《水浒》故事……

我家祖籍本县武溪镇。先祖父周光铭时，既有田产，又有店房若干（到1950年土改前，我家只有田产60多亩）。先祖父曾为廪生，是捐资所得的“功名”。先祖父有三子一女，先父为长，二叔周明权，三叔周明相，姑妈周玉兰。先父首娶杨君可之妹为妻，婚后数月即病逝。次娶沅陵南溪口张姓之女为妻，一年后生一女，数月后在娘家染疾病故，其女不久亦病亡。人说先父“八字”大，“克妻”。先父再续弦，即娶沅陵青木人姜永兴（其时在武溪镇经商）之女姜兰英，生我及姐妹三人。

1917年，先祖去世，先父年仅15岁。先祖为了让先父谋得一官半职，免遭那无休止的捐粮派款（如1927年的北区土著武装、黔军过往等），遂送先父入辰州旧制中学（即沅陵省立八中）读书。因先祖不放心先父负笈远行，专派家里一老仆人同往沅陵，照料先父生活。

先父于辰中毕业后，经人介绍，在母校任教。旧社会的教员地位既低，薪俸又少，而最要紧的是没有权势，仍不能摆脱受人欺侮的命运。一年后，先父辞去辰中教职，只身到南京龚德柏处，想靠龚的提携，平步青云。然而，龚看在同乡情份上，只安排先父在《救国日报》当一名校对。先父嫌此工作既苦又累，且离家遥远，不到一年，就辞去了《救国日报》校对之职，返回沅溪。自1937年起，先父自号虞卿，一直担任国民党沅溪县党部秘书。1944年2月，晏庄任国民党沅溪县执行委员会书记时，先父任秘书。1945年11月，先父当选为沅溪县参议长，直到解放。先父当选县参议长后，纳县党部录事胡淑贤为妾（长沙人，1949年生一子）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两件事难以忘却：

一是，我家买了个丫环养花。

有年，先父从长沙开会回来，在沅陵官庄停车歇息。其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，领着一个14岁的女儿向先父诉说，家乡遇了旱灾，一家6口无衣无食，为了不让女儿活活饿死，请求先父收留做丫环。先父怜其悲惨遭遇，在我家本已有佣人、炊事员、奶妈的情况下，仍将这个女孩收下，带回家来。丫环名叫养花，不识字。因她长得瘦弱，在我家只做些端茶送水的事。先父让她和我姐姐同睡一间房，一张床。她比我姐年龄大，我们三姐弟都叫她养花姐。

一天晚上，先父与人在家议事，到夜10点多钟客人们走

了，养花才得歇息。因我姐此时不过11岁，她先睡觉，把房门关了。丫环养花办完事后要回房睡觉，而姐姐已熟睡多时，养花叫门，姐姐听不到。这时我母亲帮叫门，也叫不开。捶了好一阵门，才把姐姐叫醒。姐姐开门后，先父认为这是她故意对付丫环养花的，一气之下，罚姐姐跪在地上不准睡觉。养花见此，哭着向先父求情，母亲也来讲情，姐姐才得上床睡觉。

两年后，丫环养花因病医治无效去世，先父派人把养花父亲请来家，说明病情及治疗经过，才予安葬。养花父临走前，先父送给他一些钱，他感激落泪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二是，叔叔周明相打人的事。

三叔周明相自幼懒惰，小学毕业后，游手好闲，嫖、赌、吸鸦片样样干，就是不干正事。先父时常帮助他，他听不入耳，背着先父，依然故我。亲戚要先父为三叔找个事干，因其在外面恶习未改，先父始终没有接受。

一天，三叔喝酒打伤了人。受害者报告了警察，警察认得三叔，顾及先父面子，没有抓他，事后。先父知道了很气愤，亲自打电话到警察局，把三叔抓去拘留了。三婶闻讯后，哭着要先父放三叔。先父说：“这样的事决不能讲情宽容！这几年，他仗着我是他的哥，胡作非为，影响很坏。这回如轻饶了他，对三弟、对我都没有好处！”三婶见先父态度坚决，也只好作罢了。

1949年9月，泸溪县城解放。特务郭盖英、周子才乘地方政权尚未建立之机，组织假共产党，成立“县工作委员会”。郭、周两人带先父到沅陵集训。在此期间，郭盖英向先父勒索银元180块（据周子才检举郭盖英材料），将先父放回泸溪。

先父回家后，知其必遭厄运，决定吞服鸦片自尽。在服毒之前，他把我们全家人叫到床前，留下遗嘱：姐姐已与文振球订婚，可以先到文家去。小妈胡淑贤尚年轻，愿留在泸溪也好，如改嫁或回长沙老家亦可。先父一再告诫母亲，要我去姐夫家学经商，切不可读书。先父对我们说，无论今后政局有何变化，商人是不会受到冲击的。而读了书就免不了要步入政界，局势一变，必将受到牵连。先父还说他有两悔：一悔当初不该弃教从政，如不离开沅中，何致有今日。二悔1948年，台湾基隆要塞司令姚祖隆来泸溪办丧事时，曾约先父同去台湾。先父不忍抛弃一家老小，没有成行。先父说完，吞下鸦片。一家人恸哭。约半小时后，先父吞下的鸦片全都呕吐出来。先父长叹一声：“我不是走这条路的人，只好听天由命了！”

先父于1950年秋被镇压后，我讨厌枯燥乏味的经商生活，经多次苦苦哀求，得到母亲同意，于1951年考入泸溪一中读书。1957年，我当上了人民教师。我违背先父遗嘱，不作商人当教师。最近，我在湖南档案馆查到一份民国三十四年的泸溪县参议会档案，发现县参议长、副参议长及9名参议员都是不同阶层的代表，有的代表工人，有的代表农民，商人，而先父是代表教育界的。这不禁使我哑然失笑了。人生真富有戏剧性啊！先父在旧社会代表教育界当上了县参议长，而我在新社会也步入了教育界，当上了人民教师。父子在不同的社会干过相同的工作。先父在旧社会是不情愿的当了一年中学教员，而在解放后面临厄运时产生弃教从政的悔恨。我却在新社会自觉地选择了教育工作，并以此为荣，而且要在教育界长期干下去，献出我的光和热。先父如在天有灵，也许会含笑九泉吧！

忆石晋衡老师

周定方

石晋衡是我读初中时的历史老师。1983年元月，我去外地出差之前，到县人民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石老师。当我向他说明我承担了编写县教育志的工作后，他在勉励之余，答应在病愈后为我提供资料。一个半月后，我返回县城时，却听到了石老师于1983年2月4日病逝的噩耗。我感到悲痛，也深感遗憾，为未能向老师的遗体告别，未能得到他知道的许多珍贵史料……

石老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为我县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在全县人民中享有颇高声望。在确定《泸溪教育志·人物篇》立传人时，我把他列入其中，但却听到了异议：“石晋衡在解放前主要从政而非从教，为他立传不宜”。老师的前半生我是陌生的，承他儿子石敬德为我提供石老师生前的自传及文稿，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。

石晋衡本名远耀，晋衡是他的字。石老师1905年正月出生于本县武溪镇一个贫民家庭。父亲靠教私塾的微薄收入养活全家。石老师在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，于1921年秋考入湖南省立二师读书。1924年，在二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6年6月二师毕业，返回泸溪，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。1927年5月24日，国民党军队大抓进步青年，石老

师与文伯华等逃到农村躲避数月。1928年春，重返县立第一小学任教。1931年任县立乡村师范教员。1936年任武溪镇中心国民学校（即县立一小）校长。此后，他担任过县民众教育馆馆长、县教育局课长、县督学、县立简师教员、教导主任，直至1949年2月。所谓“从政”，只是：1926年参加筹建国民党泸溪县党部（此时国民党是革命的），1930年任县直属区党部支书。1946年下期，石老师在县简师任教时，兼县参议会秘书。此项职务，原系县府委任王国玉的。因王不甘居人下，便要石老师接任。王劝说：“县参议秘书你兼起来吧，多搞几个钱也好嘛。”石老师兼任秘书两年多，一直未得正式任令。在两年多里，他只参加过几次会议，起草过根据县参议长授意的几个文件。从参加筹建国民党泸溪县党部，到兼任县参议会秘书，也只有四五年光景，这在石老师的前半生经历中，毕竟是极短暂的。

解放后，石老师在泸溪一中任教历史。他知识渊博，熟悉教材，讲课能突出重点，生动有趣，引人入胜。我们做学生的都乐意听他讲课。他不仅管教学，而且更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。

一次，石老师看了我为校刊写的文章后，把我叫到他的住处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你投给校刊的文章，我看过了，写得好。今后仍需继续努力，不可骄傲！”解放初，我家庭生活困难，在一中读书时享受了人民助学金。石老师在谈过作文的事后，又就助学金的事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，“你能享受人民助学金，说明党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没有另眼相看，你要努力学习，用优异的成绩向党汇报！”石老师不仅这样勉励我，而且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教育工作中，勤勤恳恳，踏踏实实，呕心沥血，无私奉献。这一切，出自石老师对

党的忠诚与敬仰！他在1963年写的《悼杨成寅诗》中作了发自心灵深处的表白：“化雨同沾光普照，九泉应记党恩深。”

1981年，石老师76岁高龄了，他已退休多年。应县志办之约，他亲自执笔修订、增补《泸溪县志·大事记》。在“为文史工作献余热”的思想指导下，石老师又欣然应州政协之约，积极撰写文史资料。这年，他撰写了《泸溪农民运动点滴》、《国民党与三青团之争在泸溪》、《泸溪最大的一家油商——济昌和油号》（刊载于《湘西文史资料》第三辑时，改题为《泸溪济昌和油号经营始末》）、《解放前泸溪教育事业概述》等7篇约2万5千余字的珍贵史料。为此，石老师被评为1981年度自治州撰写文史资料积极分子。

这些资料，大部分是石老师所经历、所听到、见到的，少部分足访问知情人后整理的。为了存真、实事求是，他不顾年迈体衰，四处走访，多方核实，数易其稿，一丝不苟。他每撰写完一篇资料，都在文后附上四五百字的“记录者的话”。除说明成文经过外，有的写了他对文中某些重大事件的质疑，有的是对某件事儿几种不同说法的记述，有的是就文中涉及的事物的考证。他在《泸溪最大的一家油商济昌和油号》的“记录者的话”中写道：“该油号厂房大门临嗣河边不过几十米，离储油地方不过百多米。装卸货物途程不远，河边有石砌码头，码头中有石柱一对，分别左右。柱南面刻有‘光绪拾捌年吉旦’7个字，北面刻有‘江右淦邑王姓立’7字”。由此可知，王恒聚最近建厂不迟于光绪十八年，或稍前几年，这是信而有徵的。江右，即今江西。淦邑，即新淦县，今改为新干县。”

“记录者的话”中还写了“这篇资料，大部分是74岁的老工人周明义所口述，小部分是笔者当时所知道尚能记忆者，予以